



张梅 / 著

Marvel of Peru

晚饭抄

清华大学出版社



M a r v e l o f P e r u



晚饭拌

张梅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纱窗之下，漫卷诗书。杨万里就有“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之语，书案置于与芭蕉分绿的纱窗前，文人的雅兴化作诗句几行，也许正是这样的清凉氛围，让诗人更多了几丝童趣。幼时的竹摇篮、凉床、与自己嬉戏的小猫、院中的老墙……几多回味。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饭花 / 张梅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下午茶)

ISBN 978-7-302-34860-3

I. ①晚…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1998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樊 瑶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8.75 字 数：202千字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辑一 惜旧事

目 录

2	竹摇篮
4	凉床
7	田间蛙声
9	树上蝉声
11	草间蟋蟀
13	住在心间的井
15	老墙
17	小巷的格律美
19	故乡瓦
22	石板路
25	冬日河埠
27	蓑衣
29	缸
31	油布伞
33	水田飞白鹭

35	如花的毬子
37	稻草垛
40	土最亲
43	岁月长 草药香
45	冰棍
47	瓜子
50	甘蔗
52	西瓜忆
54	八月断壶
56	甜
58	茶壶
61	棉布恋

辑二 草木笺

66	水仙
68	销魂梅花
70	兰之猗猗
72	连翘
74	握一束菖蒲回家
76	女贞
79	青艾
81	晚饭花

83	蒲草韧如丝
85	广玉兰
87	香樟
89	花中禅客
91	芭蕉听雨
93	池中荷 纸上荷
96	流水声中过一生
98	薄醉
100	明年想种牵牛
102	芙蓉
104	合欢
106	苇花
108	质朴的棉
110	独活
112	忍冬
114	黄连
117	冬天的树

辑三 食事迹

120	枸杞头
122	大白菜
124	地衣

126	春笋试春盘
128	春韭
130	食青团
132	桂竹笋
134	南瓜记
137	参差薤菜
140	苋菜
142	风味菱角菜
144	碧筒饮
146	苦瓜
149	毛豆
151	豇豆红
153	直截了当的辣
155	葛从山中来
158	雪菜
161	菜花蚬子清明螺
164	泼醋擂姜食蟹欢
166	风雅的干子
168	酱汁肉
171	胭脂鹅脯
174	浮一大白
176	花露烧
179	美美地吃顿羊肉
182	馄饨

184	油条
187	欢团
190	酥糖

辑四 看流年

194	行走在早春里
196	春有一颗慈母心
198	惊蛰
200	谷雨
202	风暖鸟声碎
205	暮色中的村庄
207	梅雨
209	夏时光
212	玉簫秋
214	白露
217	苍凉一点秋意
220	寒露
222	为秋天降落的雨
224	秋霜起
227	冬日闲坐，灯火可亲
230	江南雪
232	年，在冬的深处

235	元宵时光
237	当阳光爬满窗

辑五 茶意长

242	茶是一种抚摸
245	白茶
247	红茶
249	毛峰
252	猴魁
254	瓜片
256	翠尖
258	铁观音
260	云雾茶
262	山野的茶
265	禅意菊花茶
267	新雪烹茶
269	山村散记

辑一
惜旧事

竹摇篮

我家的竹摇篮，早已不知去向。

那个竹摇篮，本来放在奶奶家昏暗的正屋里，说是正屋，也堆放着很多杂物，是普通人家的惜物吧。一年到头，只有腊月掸尘时才清理，将瓶瓶罐罐挪到侧屋里，摆入木橱，过了正月，用时又陆续取出来。可摇篮往哪儿放呢，抬放到大木床边，来串门抱着孩子的，孩子在臂弯里晃着晃着就睡着了，顺便放在摇篮里，能安睡好半日呢。

竹摇篮，我们一直叫它摇窝子，很温暖的名字，或叫箩窝子，估计与它用竹篾编的有关。竹摇篮分两部分，下半部是个木质的摇架，约半米来高，长约有一米，长椭圆形，敞着口，可以将摇篮部分放进去。这木质的凹形托架底部是括弧状的，脚踏上去，不怎么费劲就推动摇篮了。也可以用手推摇，两旁是手掌宽的木扶手，中间部分常被手摩挲得很光滑。

做摇架的木头很是牢实，用的是桃木，取其辟邪的意思。古人说：居不可无桃，后来苏东坡说，不可居无竹，有意思的是，竹摇篮无意中将这两种材料合二为一。我们的祖先将美好的祈求寄予草木，这些草木也的确担当得起，至少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实用的价值。

为了庇护孩子，更有意思的是，在小镇，家中的竹摇篮里睡着婴

儿，在一旁放上一把扫把，尊之为“扫把神”，起避邪作用，这样邪气就不能靠近摇篮里的婴孩了。

我们初到人世的时光，大都在摇篮里度过。摇篮底部垫着稻草，铺上小棉褥，将孩子垫好尿片放进去，盖上被子，沿着摇篮的边沿掖紧，母亲坐在木椅上，脚踩着一边的踏板，摇篮便轻轻晃起来，起初孩子的眼睛还骨碌碌地东瞧瞧西看看，不一会儿，在这晃动中，在母亲随口哼出的曲子里迷糊起来，渐渐睡着了。母亲一边摇摇篮，一边还能织毛衣，或者纳鞋底。

江南的梅雨天，连雨之后春去，一晴已是夏深，家人会将底部有稻草的摇篮从摇架里端出，曝晒在阳光里，驱除稻草里的湿气。讲究的人家，换上一种底部平平的摇篮，比秋冬用的摇篮要浅一些，底部是竹篾的，可以再铺层蒲草席，孩子睡在里面，透气凉爽，也不用担心因热生出痱子。摇架四角的圆孔此时可以发挥作用，插上细竹竿，挂上蚊帐，孩子在摇篮里睡得又香又甜。

弟弟出生以后，摇篮又一次发挥作用，母亲说，白天过于忙碌，夜里便在摇篮上拴根绳子，摇篮里的孩子一有动静，便拉动绳子晃几下，不一会儿，孩子睡了，大人也睡着了。

其实这摇摇篮，会摇的能摇出节奏感，孩子唇边漾着笑意睡得舒适安稳，不会摇的，孩子偏是不睡，还有摇翻的可能。有一次我去乡下，发现屋子里还用着竹摇篮，忍不住上前去摇，起初手重了些，摇篮起伏，赶紧调整，才发现，做母亲的，不疾不徐地摇着，这一推一晃中都是绵密的爱意。

等我们蹒跚学步，摇篮就被抬到添了孩子的亲戚家，睡在摇篮里的时光，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凉床

数十年前，搬进新居时，家具还未添置起来，父亲把家中的大方桌给我做餐桌，一张新凉床也被搬到客厅。后来陆续添置餐桌沙发，使用凉床的时光便渐行渐远。

从记事开始，炎炎夏日，凉床是必不可少的。凉床的凉意来自于竹。在众多草木中，偏爱竹。春日，乡村一隅，山林路旁，竹子摇曳着青翠，疏密有致，竹下行走，多一份清幽，身上也印着婆婆的竹影，有水墨画的意蕴。清冷的绿意会在心里弥漫，久久不散。

前一篇写竹摇篮时提到东坡爱竹，说不可居无竹。如今住在楼上，想居有竹的确很难。虽然无庭院可种竹，生活中还是有竹的身影，竹筷，竹竿，竹砧板，竹匾，竹榻，练字时用的毛笔管，当你的手触到竹的肌肤，是润的，光滑的。它不像木制品，需要漆来赋予它鲜艳的色泽，它所呈露的，就是朴素的本色。

时间愈久，竹色愈深，琥珀一样，躺在竹床上，恰好舒展身体，凉意从背部沁入，被驱除的，是在喧嚣的外界带回的浮躁之气。我所喜欢的作家汪曾祺，在《夏天》里就提到凉床：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

叫做凉床，并不只是用来躺或者睡。在我儿时，家中有两张凉

床，大的宽约五尺，小的也近一米宽。除了夏季，这两张凉床靠墙放着，可以搁放一些杂物，比如冬日的棉被，包在旧棉布里，捆成包裹状放在上面。还有我和弟弟的小玩意，散放着，顺手可取。

竹床的模样极为简洁，高约半米，碗口粗的竹子作为四条支柱，长方形的面上全是平滑的竹条，在井字形的支架上，排列得极为密实。

到了夏日，凉床是生活中的主角了。父亲双手把住凉床两侧，轻举着，出了屋子，拎桶凉水，泼倒在上面，用旧毛巾将之抹净，这时竹条吃了水，摸上去格外凉。洗净的凉床主要用来做餐桌和睡床，兼作书桌，孩子把书本摊放在上面，写着当天的作业，一直到一场秋雨一层凉的处暑之后，凉床才又被闲置起来。

夕阳西下，端个盆在路边空地泼点水，把暑气压下去，抬出凉床，几个木凳或竹椅分放两边。扁碟圆碗都放在上面，父亲将咸鸭蛋用刀一剖两半，分给我和弟弟，我总是先吃蛋白再吃蛋黄，被蛋黄流出的油浸染的饭粒留到最后吃，咸鲜有味。

小镇上的住户大都这样，到傍晚，一顺溜平房前，散放的都是这样的凉床，高些的，低点的，宽窄不一，竹色深浅不同，青一些的，是新置的，藤黄的，已用了数年，抬起时有了吱吱声，如风吹过竹林发出的萧萧声。热闹的当然是这段时光，大人们，卸下一日的疲倦，不急不忙地吃着，掉在地上的饭粒子，鸡乐颠颠地过来啄，也不用赶。花猫巴巴地候着，是闻到了鱼香。

饭后，依旧持续着这样的热闹，碗筷收拾殆尽，竹床再次被抹净，男人们打会儿纸牌，女人们唠叨些家常，谁都不愿闷在屋里，这在小镇，叫乘凉，凉从哪儿来，从这朴实的凉床，竹床用了多年，自

有一股凉意。若是在巷中，更凉快，有一阵阵的穿堂风，吹着吹着，夜色就浓了。

晚间，凉床自然成为我们的睡床。母亲为我们摇着蒲扇。若没睡着，有流萤飞过，势必要蹑手蹑脚地起来，窝着手，跟着光亮，将流萤合在手心里。再一放开，流萤从指缝里飞走。然后躺下又睡，不知什么时候，露水起来了，夜深了，被母亲抱回屋里。

田间蛙声

明月，清风，稻田，江南，读到这一组词组成的美丽词句时，记忆像是被掀开了一个小小的折角，传出一阵又一阵蛙声，从田园深处不歇地响起，要不怎么说“听取蛙声一片”呢？

辛词人说的没错，有过乡村经历的人对词中的描述再熟悉不过，在夜色中走近一片池塘，不，也许是一条青草连坡的长堤，夹在稻花香中的是一块块明镜似的圆水塘方水塘，或者沿堤流淌的沟渠，蛙声在堤岸深处，或者在荷叶上下蹦跹，此时天上星光相汇，地上蛙声相融，大片大片地响着，无际的原野成了有声的世界。

春耕耘田时，牛被套上犁，开始翻耕休整了一个寒冬的稻田，被惊动的蛙从那些黏稠的泥水里蹦向田边的阡陌。到了夜晚，人们荷锄而归，留下空旷的原野，蛙声鼓点般响起。顺坡而坐，久了，草的汁液湿了衣，偶有圆壳的虫儿爬上衣袂，沉浸在一片起伏有致的蛙声中，不觉得聒噪，而是觉得蛙声坦荡纯净。因为对这美好田园的热爱，愿意承受奔波之苦，选择了到偏远的村庄支教，在未明的天色中离开家人，在朝阳沐浴中的乡村穿行，在蝉声鸟啼蛙鸣里入眠，甚至，放弃日日回家，更多的时间，在蛙声里随意坐下。

蛙声与人相亲，古人说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庭间。这只是房前

屋后的蛙，三五只，与蟋蟀纺织娘流萤合开小型音乐会。更多的蛙在田埂下，在碧波边，投入地叫着，成就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在蛙声里，稻禾拔节，菜蔬茁壮，能与蛙声相媲美的，是淋漓尽致的雨声了。雨的到来，有时是一个黄昏，夏雨像急行军，呼啦啦地扯过满天乌云，说下就下，等骤雨停歇，泥土松软，少有行人，低洼处更是成为泽国，青蛙因落雨兴致更高，父亲站在檐下，看着不久后即将丰收的田地。蛙声经雨壮，总希望这蛙声一直这样叫下去，吃虫除害，叫出一片丰收的欢腾景象。

如今，短暂的支教结束，夜色中万籁俱寂，满月的银辉透过窗纱径直洒进来，墙根下的虫鸣是有的，可缺少的，是曾经夜夜叫响的蛙声，川端康成说：“一听见雨蛙的鸣声，我的心田忽地装满了月夜景色。”看着月夜景色，想起雨蛙的鸣声，想起蛙声中青青葱葱的故乡。故乡的一切，正静静泊在蛙声中。

蛙声从早春响到秋深。从惊蛰后响起，天气晚来秋，渐渐消减直至没有，蛙声的到来和它的消失，是对岁月的敏锐体察，我们在岁月的风霜雨雪里来来去去，有时反而变得迟钝了。

那些离乡的游子，在蛙声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少年，然后带着行囊离开，在心底，留存着青草池塘深处的蛙声。不堪的是，身着箬笠，征衣破旧，山路泥泞，还要孤雁一般飞往故乡的天空，夜宿田家时，满怀沧桑地写下“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那蛙声，是对一颗颠沛流离的心的慰藉吧。